

第六十三回 囑遺言斷腸彈慟淚 救恩主割股感誠心

話說眾人圍住道士，夫人跪在地下苦求，道士道：「太太請起。」夫人道：「老爺，你不救我媳婦，我就跪穿此地。」道士道：「太夫人，且聽山人一言。令媳忠孝兩全，節義兼備，如今功成名遂，正宜及早回頭。」夫人道：「花枝般一個孩子，正好過呢。你老爺說的，不過王母娘娘那裡要人，求你老爺施點法力，將我去替他，好不好呢？我是自己願意，斷無後悔就是了。」

道士道：「太夫人雖然有福，卻非瑤池會上人。」夫人道：「我知道，是嫌我老了，瑤池上沒有個有年紀的人，我就將我幾個女兒，聽憑揀一個，使得使不得？」道士只管搖頭。夫人伏在地下痛哭，文卿、松筠等都來跪懇。道士忽然指手道：「太夫人請看，那邊王母已到，何不求他？」

夫人等回頭一看，道士不見了，眾人大驚，只得站起身來，都知道寶珠萬無生理。且說寶珠經過一番點悟，心地光明，後果前因，俱皆明白，一悲一喜，喜的是仍登仙果，悲的是不捨眾人。聽見道士說情根不斷，就要墮落，只得將心性鎮定，不敢過於感傷。

到了晚間，請松夫人坐在牀邊，一把拉住手，哽哽咽咽的道：「自從爹爹死後，姐姐和我支持家務，接續書香，領著兩個兄弟成人。如今幸喜正好得了官，娘正好安享，我就死也閉了眼睛。娘是年老的人，切不可為我傷心，有損身體，那時更增我的罪過。」夫人哭得淚人一般，一句話答不出口，只把寶珠的手捏得好緊的，掙了好一會，說了一句道：「我娘兒兩個，一搭兒去！」說得也不甚清楚。

寶珠道：「我知道娘還有後福享呢。我此刻各事都還放心，但丟不下這些親人。我死之後，你第一要保重些。」夫人寸腸萬斷，竟支持不住，一個頭暈，望後便倒，紫雲等忙上來扶住。許夫人道：「請了親母下來罷。」松筠幫著，硬扶出了鏡屏，夫人那裡肯走？抱住鏡屏痛哭。寶珠秋波一轉，遍視眾人，叫道：「大姐姐，你怎麼不理我？」

寶林忙走上來，寶珠執著手，叫他坐下道：「大姐姐，我姊妹兩個最好，誰知今日同你分手。」寶林眼淚就似斷線珍珠一般，寶珠也流了一回淚，就拭去淚痕道：「大姐姐，你我相見不遠，不必傷悲。妹子是瑤台上蘭花仙史，姐姐是紫蘭宮捧劍仙姬，我兩個在天上好結為姊妹，時常相約會去遊戲，因為誤了差使，謫降人間，仍為姐妹，判了二十九年。妹子平南這一遭，殺戮過重，減壽十年，姐姐歸期，尚在十年之後，妹子當早在紫蘭宮相待也。」

寶林哭道：「妹妹，我也離你不開，你何不此刻就帶了我去？我姊妹也有個伴兒！你如今單留下我來，教我也當不起這個傷心。」寶珠道：「事有前定，姐姐不必癡呆。娘年紀已高，全要姐姐侍奉，就是兩個兄弟，還要姐姐拘管。」寶林道：「這些事你都放心，但你撇下我們這些人來，還有個什麼生趣？不如帶了我們去好。不然，我就急也要急死。」寶珠歎道：「事已如此，夫復何言！姐姐達人，還宜寬解。」

姊妹兩個拉著手，大哭一場，寶珠喘息一會，又吐了兩口血，見松筠站在牀前拭淚，寶珠道：「筠兒！」松筠、松蕃兩個忙走過來，垂手而立。寶珠道：「我死之後，你弟兄要聽娘同姐姐的教訓。筠兒的性氣，過於剛強，恐是取禍之道，以後宜收斂為佳。」

二人跪下來，以頭觸著牀沿，痛哭道：「我家虧的那個，功名富貴何處來的，我兩個雖不知好歹，也不敢負義忘恩！姐姐教誨之言，敢不銘諸肺腑？但姐姐恩德，兄弟們一點沒有報答，未免抱恨終天耳！」寶珠道：「但願你們盡心報國，竭力事親，體恤軍兵，遵我當年的舊制。處分家務，不改姐姐成規。我死後有知，亦當含笑。」

二人匍匐在地，血淚交流。寶珠吩咐起去，文卿拉了弟兄起來，走出外間，二人撫心頓足，放聲大哭，松筠幾乎碰死，幸喜松勇知道寶珠病重，趕了回來，卻好也在堂前，才抱住松筠，不然別人也制他不住。寶珠又請了許夫人坐下道：「我的親娘，你白痛了我一場！」夫人哭道：「親兒，你好忍心呀！你丟下娘來，誰是我個知心合意的人？我一刻也過不下去。我的親兒，你也要可憐我才。」

寶珠道：「娘也為我操心夠了，再不能為我傷心。」夫人道：「親兒，我隨著你去，料想你有個長短，我也不得活，我前生今世，作了多少罪孽，今日教我過這種傷心的日子！我的天爺爺，你倒是早些拿了我好的好。」寶珠道：「太太福壽正長，不可癡心太過，我此刻只有兩件事，很不放心。」

夫人道：「孩子，你有甚心事，只管說出來，娘都依你。」寶珠道：「一件是撇不下太太，恐怕太太為我感傷，有損身體。」夫人抱住大哭道：「親兒，你這不是和我講話，是拿刀子割我的心肝！」寶珠搖搖頭，夫人道：「還有什麼，你儘管講。」

寶珠道：「二則我捨不得紫雲，這孩子事我最久，同我很合得來，如今撇下他來，有許多的愁思。他如今已有四個月身孕，還求太太照應他，就有甚不好之處，求太太看我的面子，不必計較他，他如若有福，生個男孩子，就請太太抬舉他一點，我雖死也瞑目的了。他雖出自小家，身家也還清白，他父親在日，曾做過宛平知縣。因為父親死後，繼母不容，將他賣了出來，我老爺見他端莊凝重，故以重價贖之，同我相處十餘年，十分信他得過，方敢替他請命，務求太太格外的垂青。」

夫人道：「孩子，你的話我理會得，你只管放心，有我作主就是了。」寶珠點頭道：「紫雲呢？還不過來謝謝太太。」紫雲走上來，對夫人磕了個頭，又對寶珠磕頭，竟站不起來，痛哭在地。寶珠叫丫鬟扶他牀上坐了，道：「姐姐，我同你相處十數年，一天沒有離過，誰知今日丟下你來。你各事要小心些，比不得有我在庇護著。你姑老爺性子，你是知道的，討了沒意思，我死後心也不安。」

紫雲忙跪下道：「小姐說那裡話來，別說小姐還可以望好，就萬一有個不吉，紫雲在世伺候小姐，死後也是追隨小姐，這話在家就同姐姐講過的。」寶珠道：「胡說！你已有了四個月身孕，我將你重托太太，你儘管安心去過，我看你日後倒可享點子福呢。」紫雲道：「小姐也知道紫雲的性格，我難道是個貪利忘義的人嗎？任他富貴榮華，也不在紫雲心上。紫雲只知道有個小姐，除外無人。」

寶珠怒道：「你敢逆我嗎？你要這樣，我不但不喜歡，反要怪你，你就死也趕不上。」紫雲道：「小姐說得是，但紫雲不願過了，情願將條性命報答小姐。」寶珠拍牀大恨，寶林在旁低低的道：「紫雲，你引他著急罷。」紫雲哽咽道：「小姐別急，小姐吩咐就是了。」寶珠道：「好姐姐，這才是。你身子要緊，去歇息罷。」

紫雲出了玻璃屏，寶珠又同生母痛哭一場。又庵、紅鸞來，吩咐了幾句，他夫妻感寶珠的恩德，竟痛不欲生。寶珠對眾人道：「我的銀妹妹呢？」綠雲道：「才回去。」寶珠道：「去了？明天還可見呢，我也要定定神了。」

眾人知他要同文卿講話，都走了出去。文卿伏在枕上哭道：「妹妹，你怎麼就捨得我？」寶珠垂淚道：「咳，我又如何捨得你？」文卿道：「你既舍我不得，為何又舍我而去？」寶珠道：「死別生離，關乎定數，你這話未免不達。但我兩人的姻緣，原非容易，由朋友而成夫婦，其中也經了多少風波。如今正好安享，誰知天命又終，命也數也，人何尤焉！」

文卿心如刀割，淚如泉湧，哭道：「你說到當日，教我格外的難受，我好不容易才識破了你，成就好事，提起來如在目前。」寶珠道：「你到今日，還不明白，你就真識破我了，我閨人甚多，都是行雲流水，過眼皆空，誰知見了你，就十分留情，這也是情恨未除，繭絲自縛，此中都有前因。我如今想起來，倒害了你。」文卿道：「你我相處半年，不知受我多少嘔氣，就是前天那件事，我如何對得你住？想起來，我就抱恨。你再有個長短，不教我抱恨終天麼？」

寶珠道：「死生有命，原不由人，已過的事，還講他做什麼？我也不甚怪你。但我死後，你同別人不可如此，未必個個都能象我，那時傷了夫妻的和氣，還教太太不安。還有一件，我兩個兄弟，很不是個東西，你總念我的前情，不必和他深較。至於紫雲，是格外拜托的了。」

文卿只是點頭，心裡好不難受，相抱大哭。卻值許公著人來喚文卿，寶珠喘噓噓的道：「我就和你談到後日，也談不完，我也真要靜養了，夜裡我們再談。」文卿哭了出去，到了上房，父子商議要上個本章，先奏明了，免得後來講話。

十三日一早，上了本，皇上知他這病因平南勞苦而起，心裡著實惋惜，隨即差了兩名太醫，前去看視，又賜了多少參苓。太醫來診過脈，只是搖頭，方子都沒有開，就復旨去了。且說紫雲坐在套間裡，飲食不進，哭泣不休。綠雲道：「呆子，小姐的病，料想你替他不得，又有身孕，必須保重為佳。」紫雲道：「綠妹妹，你聽我講。我們拋撇親人，賣到人家做個使女，遇到這個恩主，千般體恤，萬種愛憐，食則同器，寢則同牀，十餘年推食解衣，恩情備至，我們福享盡了，若遇見那種暴戾主人，非打即罵，不然就呼來喝去，受無限的波查。如今我們到這邊來，就是個榜樣，可顯出高低來了。偏偏教他得了這個病症，看來難以收功，我等落在他人手中，還比得小姐嗎？後來的日子，就不可深問了！」

說到此處，綠雲也就哭了，道：「想到小姐的好處，誰不傷心？又何在乎你一個？」紫雲道：「豈不聞豫讓眾人國士之論乎？」綠雲道：「我們晚間敬一爐香，哀告天地，願減我等壽數，保佑小姐，或者誠能格天，也未可定。」紫雲點頭應允。到了二更以後，綠雲、紅玉就在套房天井裡設了香案，三人默默禱告。站起身來，只見紫雲進去取了一隻銀碗，身上撥出明晃晃的一把佩刀，雙眸含淚，伸出一隻雲白粉膩的玉腕，一口咬定，一刀割下一塊來，放在碗中，鮮血淋漓，流個不止。

紫雲疼痛難熬，倒在地下。綠雲抓了些香灰，替他掩上，紅玉取塊手帕紮好。紫雲勉強起來，趕忙用參湯煎好，親自捧到牀前。寶珠已不能下咽，忽聞一陣異香，不覺吃了下去，就昏然睡去，從此血竟一口不吐了。兩位夫人、文卿、紫雲，坐在房中，靜悄悄的，其餘眾人，只在外伺候。

約有三更，忽聽寶珠哭道：「爹爹，你撇得我好苦呀！」又哭道：「我的命就送在你手裡，我到這般光景，你還不肯饒我麼？我的親哥，你竟如此心狠，全沒有一點夫妻之情！」文卿聽見，猶如萬箭攢心，不覺失聲一哭！松夫人道：「他講些什麼？」許夫人道：「親母，他此刻是信口胡言，還有個什麼頭緒？」

松夫人到牀前叫了兩聲親兒，寶珠睜開二目道：「我害怕呢！」許夫人忙說道：「我的好孩子別怕，娘在這裡。」寶珠道：「喚了松勇、筠兒進來。」夫人道：「幹什麼？」寶珠道：「我眼裡瞧見無數斷頭缺足的人，同我要命呢，房裡都塞滿了。」夫人毛骨悚然道：「孩子你定定神，沒有這事。」寶珠道：「你們不瞧見麼？是邱廉領來的。我最怕啞信阿那利害樣兒，腦袋提在手裡，好不怕人。」

夫人只得叫了松勇、松筠進來。寶珠道：「都走出去了，站在窗外呢。替我把玻璃上幔子放下來。」說也奇怪，眾人竟聞見一股血腥，隨風而至。及至松勇等才走出去，又聽寶珠叱喝道：「本帥令重如山，看爾身輕似葉，輒敢如此無禮，亂我軍規，擅闖轅門，該當何罪？況爾身為首逆，法所必誅，本帥利劍新磨，正好飽爾的頸血！」

停一會，又道：「奴才，你生既無能，死猶為厲，本帥豈懼爾乎？本帥奉命征蠻，殺人如草，臥征鞍於馬上，飲戰血於刀頭，華夷之人，聞風知畏，爾不過帳下一名小卒，而敢如此狂為耶！中軍即將他手中腦袋，號令轅門！」松筠忙走上來，叫了兩聲道：「姐姐，姐姐，別害怕，兄弟在此。」寶珠倦眼微開道：「嚇殺我也！啞信阿這個奴才，竟將腦袋提起來擲我，不虧你來，幾乎遭他毒手。」松筠道：「姐姐安心，有兄弟在，這些斷頭的奴才，怕他做甚？」寶珠點點頭兒。

松筠對文卿道：「姐姐那支寶劍呢？在苗疆殺人無數，何不掛在牀頭上，辟闢邪氣？」文卿忙教人到內房，連上方劍一齊取來，掛在玻璃屏上。可煞作怪，才掛上去，就琅琅的響將起來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